

夢占逸旨



學

占

地

理



15087 ZP

夢
占
逸
旨

陳士元

纂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夢占逸旨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夢占逸旨

此據藝海珠塵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自序

嘉靖壬戌之秋八月既望。陳子坐蒲陽軒中。瞻月色之漸高。忻桂華之始放。感盈虧之轉轂。念榮瘁之循環。於是舉酒命酌。興發成酣。枕簟載清。隕然就寢。夢皓眉之老叟。披霞服而降庭。授子一函。金文眩目。宛科斗之古篆。欲宣誦而未能。藏襲袖間。猶恐遺脫。獲茲奇玩。心復生疑。乃再拜問叟曰。子與君遇。無乃夢乎。叟笑曰。何遇非夢。何夢非真。忽起譙聲。子遂驚寤。晨興喟歎。是何祥也。研思終日。莫得其繇。嗟夫。夜之遇叟也。其真也耶。晨之喟歎也。其夢也耶。將詢兆於占人。慨輝經之墜地。輒據見聞之末。撰茲內外之篇。用述微惊。題爲逸旨。拂常隱語。豈道醉夢之譏。遁世朽夫。聊增噓譚之助爾。

夢占逸旨卷一

陳士元纂

卷之一 內篇目錄 眞宰篇 長柳篇 晝夜篇 衆占篇 宗空篇

眞宰篇第一

眞宰竊冥無象無形。渾濛渾穆。氣數斯涵。莊子曰：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廣成子曰：竊冥冥芒，莫莫閔閔，渾濛渾濛，其門氣判陰陽，數苞終始，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列子曰：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天旋地凝，兩間定位，而人物生矣。淮南子曰：天地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人葆冲和，肖乎天地，精神融貫，無相齟也。列子曰：冲和氣者，天地同流，此占夢之所設也。人天氣爲魂，地氣爲魄。經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魄者，陰也。魂者，陽也。魂之爲言，謂之鬼也。魄之爲言，謂之歸也。歸者，死也。魂氣清者，魄從魂；魂氣濁者，魄從魄。魂爲貴，魄爲賤。清魂爲賢，濁魂爲愚。此壽夭禍福之所分。神者，地之分屬，天清而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者，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性高誘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鄭玄曰：魂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者，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性高誘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是金木之數也。魂氣清者，魄從魂；魂氣濁者，魄從魄。魂爲貴，魄爲賤。清魂爲賢，濁魂爲愚。此壽夭禍福之關也。丹鉛錄曰：魂爲賢，魄爲愚。輕魂有貴而賢，有賤而愚；有壽而福，有夭而禍。有貴而愚，有賤而賢。有壽而禍，有夭而福。世變無恒，幾則先肇。魂能知來，魄能藏往。魂強則善，魄強則惡。魂善記，魄善忘。魂之遊，知來之鏡也。朱子曰：魂麗於目，夜寐也。魄宿於肝，魂麗於目，故能見焉。魄宿於肝，故能夢焉。夢者，神之遊，知來之鏡也。入之精。

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畫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莊子曰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故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畫想夜夢形神所遇其寐者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長柳篇第二

長柳之演載諸藝牒其詳不可得聞已漢書藝文志曰黃帝長柳占夢周官太卜掌三三易三夢之法周禮太卜掌三三易三夢之法一連山二歸藏三周易三夢一曰致夢二曰騎夢三曰咸陟周禮注曰致夢言夢之所夢亦得也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又命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吉凶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征六曰詔救政注云國之大事有不定作其辭以命著龜又參之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注云國之大事有不定作其辭以命著龜又參之以觀國家之吉凶龜外物也聖人設教利用猶足以通乎神明稽乎大疑用之謂之神又曰以通神明之德尚書洪範曰汝則有大疑乃若夢本魂涉非由外假度其端倪探其隱蹟則榮枯得喪烏得而違諸其榮枯得喪而夢則不應乎精神非外物比尤可占也其占有

晝夜篇第三

晝夜一息也古今一晝夜也易大傳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莊子曰死天地以春夏爲晝秋冬爲夜治世爲晝亂世爲夜春夏間戶誠之通秋冬間戶誠之復治世陽明亂世陰天地有祿祥皆其精神所發漢文志曰陰陽之精其凡景星卿雲器車醴泉之類稱爲禎瑞者天地之吉夢也如牛月王者不敢私人則見史記曰郁郁紛紛索輪困是謂慶雲浮器車出德及淵泉則醴泉湧祿星霽崩謁夷羊之類雲出游白虎通曰王者德及山陵則景雲浮器車出德及淵泉則醴泉湧祿星霽崩謁夷羊之類

稱爲妖孽者。天地之惡夢也。晉灼曰：妖星，孽李之屬。詩箋云：雋，雨土也。五音篇海曰：壽，不祥氣也。將見於郊。吉惡二夢。天地可占。而況於人乎？人爲形役，與寢有常覺，而與形之動也。寢而寐，形之靜也。而神氣遊衍，而造化同流。莊子曰：人與天地精神往來。淮南子曰：肺主目，腎主耳，肝主口，脾主心，肺主耳，外爲表，而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臟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怒與天地參，也是故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養愛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也。說苑曰：心，衆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歸乎至虛，蘊乎至靈，榮魂不枯，精萃不沈。司目之用者也。李曰：晴之表也。吳祕注云：榮魂，精光也。精萃，豈與寢興覺寐爲動靜哉？故形雖寐而神弗寐，或斂於寂，或通於觸。神有觸斂，則寐自夢否。神觸於形，然後有夢。無觸則雖寐而不夢。莊子曰：成然寐，遽然覺。朱子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也。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必於寤而寤之。神之所觸，或遠或邇，或永或暫，晴晦異象，躋墮異態，榮辱異境，勝負異持。凡禎祥妖孽之類，紛沓而莫之綜核。雖疇昔所未嘗睹聞者，亦皆凝會於夢。此其一寐之所得。吉惡可從而占也。曾何分於晝夜？孔子曰：死生存亡，窮達賢與不肖，夢亦猶是。

衆占篇第四

衆占非一。惟夢爲大。漢書藝文志曰：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夢與兆易。故三代尚焉。洛出丹書，乃設九疇，兆法著矣。河出綠圖，乃列八卦，易法行矣。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春性命之理，而兆易之揆也。呂氏讀詩記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類至。三兆之體，其經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耳百二十，每體十，經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拆也。三易之體，其經皆八，其別

皆六十有四名。周禮注曰：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三夢之輝，其經皆十，其別皆九十。周禮賦：「祥十輝之法。」玄注云：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凡所占者，十輝每輝九變，此術今亡。夢與兆易，豈有隆降乎？武王伐紂，夢協朕卜。周書泰誓：「朕夢協朕卜，覿於美善也。」衛史朝曰：「筮襲於夢，武王所用。」左傳：「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王，以周易筮之，遇屯史夢卜俱合於美善也。」衛史朝曰：「筮襲於夢，武王所用。」朝曰：「元亨又何疑焉？」筮襲於武王所用也。弗從何史夢卜俱合於美善也。衛史朝曰：「筮襲於夢，武王所用。」朱子曰：「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審而敬之至矣。」王晦叔曰：「天人同流相應而不違，先王必立官以觀妖祥吉凶，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

宗空篇第五

宗空生問於通微主人曰：「夢者幻也，與露電泡影等，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一切起滅，皆歸虛安。」主人曰：「汝奚不稽之古乎？軒轅氏有華胥錄圖，風后力牧之夢，列子曰：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國，不神遊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又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國。河圖挺佐輔曰：黃帝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白圖以授余，於河之川，大鱸魚泛白圖，龍圖葉朱文，以授帝。帝紀錄列聖人之姓號也。天老而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風力者牧以爲將，相因著夢，經十善也。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天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占求之得風力者牧以爲將，相因著夢，經十善也。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漢記曰：和意皇后夢天體若鍾乳，帝紀：「後魏溫子昇撰：『夢與夢，乘青龍上天，而湯及天祗之夢，觀聖王夢，御龍以登，舜有長眉，擊鼓之夢。』」帝紀：「後魏溫子昇撰：『夢與夢，乘青龍上天，而湯及天祗之夢，觀上雲，天而有天下，舜有長眉，擊鼓之夢。』」帝紀：「後魏溫子昇撰：『夢與夢，乘青龍上天，而湯及天祗之夢，觀禹有山書洗河，乘舟過月之夢。』」吳越春秋：「禹登衡山，夢赤繡衣男子，稱玄夷，著水使者，謂禹曰：欲紀之書，言治水之要，遂周行天下，使益疏記之，名爲山海經。舟月中過，湯有砥天之夢。解見桀，紂有黑風，大紀曰：禹夢自洗於西河，白孔六帖曰：夏禹未遇時，乘舟月中過，湯有砥天之夢。解見桀，紂有黑風，大

雷之夢。白孔六帖曰：「夢，黑風破其宮，封之，不軌。」注引文：「王有日月，丈人海婦之夢。」帝王世紀曰：「周文王夢。」
 文王觀於城，見一丈夫，釣於水，授之政，明且威。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駿馬而歸，朱蹄。」
 哭吾不致，以東海女嫁之。文王曰：「明且威。」公當道，三夜果有疾，風暴雨，從太公邑外過。太公有輔星之夢。
 德吾不致，以東海女嫁之。文王曰：「明且威。」公當道，三夜果有疾，風暴雨，從太公邑外過。太公有輔星之夢。
 中候篇曰：「太公輔星，過文王時，釣魚磻溪，孔子有先君芻兒三槐赤氣之夢。」呂氏春秋曰：「孔子絕糧，陳蔡之。」
 夜夢得北斗，輔星告向，伐釣魚磻溪，孔子有先君芻兒三槐赤氣之夢。」呂氏春秋曰：「孔子絕糧，陳蔡之。」
 傷麟之中契，足求薪覆之兒，湘東王經金樓子曰：「宋書曰：孔子夢三槐，夢時有赤氣，起呼顏回，有赤氣，往觀之，見赤兒。」
 蛇化為黃金，上有文曰：「女節有接星之夢。」帝王世紀曰：「黃帝時，有赤氣，起呼顏回，有赤氣，往觀之，見赤兒。」
 卯金刀應高祖起，豐沛女節有接星之夢。」帝王世紀曰：「黃帝時，有赤氣，起呼顏回，有赤氣，往觀之，見赤兒。」
 梓化為松栢，榑伊母有白水之夢。」王允論衡曰：「尹生夢接之，意感遂生，虹下，太姒有松栢榑之夢。」
 蒼龍之夢。孔演圖曰：「孔子生之夜，有黑帝使請已往，語曰：汝乳必於空桑，覺若有感，後生孔子，有神女擊焉。」
 五老列庭，比事皆孚，何為虛妄。生曰：「此緯錄稗說，六經未載也。」漢藝文志曰：「小說者流，蓋出於神官也。」
 吐玉書之靈，主事人曰：「九齡之與。」禮記：「我百爾九十，王與爾三。」為文王九十七，乃對武王九十三，而終。
 瑣碎之言也。主事人曰：「九齡之與。」禮記：「我百爾九十，王與爾三。」為文王九十七，乃對武王九十三，而終。
 兩楹之奠。禮記：「主事人曰：九齡之與。」禮記：「我百爾九十，王與爾三。」為文王九十七，乃對武王九十三，而終。
 晉侯有疾，久不愈，夢黃熊入宮，食之，三歲而愈。記於禮經，而春秋傳稱：「夢黃熊，入宮，食之，三歲而愈。」
 公無子，取於孫周，實為夏郊，三代之記。公宮未立，景公卒，大尹立，也韓宣惠也。對曰：昔魯侯有問，羽左傳：「宋景公問。」
 鳥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東門，得曰：余夢美必立，未幾六病謀立，得是為宋昭公。占曰：北首，死為象也。」
 失國也。宋門東曰：盧門北於南門，尾加於東門，得曰：余夢美必立，未幾六病謀立，得是為宋昭公。占曰：北首，死為象也。」
 王也。象也。宋門東曰：盧門北於南門，尾加於東門，得曰：余夢美必立，未幾六病謀立，得是為宋昭公。占曰：北首，死為象也。」
 涉河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環，環盈其懷，擊伯寤而懼，不敢占。魯昭夢襄公，宋元夢平公，王威楚夢。

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魯昭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愷曰公不果行襄公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
祖君平公服元公將如晉夢太元公樂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而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
先君平公服元公將如晉夢太元公樂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而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
公如平公服元公將如晉夢太元公樂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而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
懼子犯曰吉我向上面得天楚伏其罪焉且柔之虛縣生之瓜余渾良夫無殺莊夫伏夢晉侯
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罪焉且柔之虛縣生之瓜余渾良夫無殺莊夫伏夢晉侯
占年冬十有一月對莊公曰已受而逃燕鉏夢康叔燕姑夢伯儵左夢衛靈公夫人無殺莊夫伏夢晉侯
史荀相也史朝始又夢康叔曰元孟繫之足不而子荷與孔成子之曾孫固相元史朝見余使人
也成子史朝始又夢康叔曰元孟繫之足不而子荷與孔成子之曾孫固相元史朝見余使人
茲不文公見之左與鄭文公御之燕姑曰夢才幸而有公倍公必有衛名而公祖也公祖也公祖也
曹人夢振鐸鄭人夢伯有強許宋人圖求曹人夢孫強也戒其信於社宮而死謀聞公孫強公祖也公祖也
曹人夢振鐸鄭人夢伯有強許宋人圖求曹人夢孫強也戒其信於社宮而死謀聞公孫強公祖也公祖也
聽政夢相者以乃行曹伯強許宋人圖求曹人夢孫強也戒其信於社宮而死謀聞公孫強公祖也公祖也
卿帶鄭卒寅公孫段卒國人愈夢子產乃行立孔子孫殺帶也伯有年王寅余又將殺及司城強公祖也公祖也
夢叔帶荀偃夢巫史記趙盾夢見叔帶持要而哭其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
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曰此擊之惡叔帶可以前跪而戴之乃沈玉其後果有屠岸賈之禍他日傳申好趙史
之言同巫曰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魏則戰于穀于戰獲之師乃沈玉其後果有屠岸賈之禍他日傳申好趙史
疽而魏顆夢老人韓厥夢其父無疾魏顆戰于穀于戰獲之師乃沈玉其後果有屠岸賈之禍他日傳申好趙史
辛之役魏顆夢老人韓厥夢其父無疾魏顆戰于穀于戰獲之師乃沈玉其後果有屠岸賈之禍他日傳申好趙史
人之治命余是以結草以元杜回齊師及戰魏顆戰于穀于戰獲之師乃沈玉其後果有屠岸賈之禍他日傳申好趙史
右故韓厥余是以結草以元杜回齊師及戰魏顆戰于穀于戰獲之師乃沈玉其後果有屠岸賈之禍他日傳申好趙史
君子也乃射厥左中軍右逐齊侯而齊侯獨免穆子遇庚宗之婦僖子納泉巨之女之左難齊孫及庚宗遇婦如

占之。朱子曰：太人太卜之屬。占夢之官也。孔氏曰：雖幽王之朝，訛言莫懲，猶必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不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故然則古人曷嘗忽厥夢占哉？而緯稗所載，足用資擇。
小雅正月之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以正訛者也。然則古人曷嘗忽厥夢占哉？而緯稗所載，足用資擇。
老明於臧否占夢明於吉凶國之所賴，以正訛者也。然則古人曷嘗忽厥夢占哉？而緯稗所載，足用資擇。
胡可概以爲寤而無辨也。顧海曰：寤，牛語也。

夢占逸旨卷二

卷之二內篇目錄 聖人篇 六夢篇 古法篇 吉事篇 感變篇

聖人篇第六

聖人無夢。茲蓋虛譚云。莊子曰：聖人不思慮，不豫謀，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列子曰：智不萌，其魄不拂。其魂不騰。人而無夢，槁形灰心之流，不寐不覺，不生不滅，所樹異教也。佛經曰：不生不滅，不垢不淨。聖人莫加於孔子。孔子壯則夢見周公，卒則夢奠兩楹，豈語恠哉？赤子之生，方浹旬日，其寢而寐，乳之弗受，攜之弗驚，已或適然笑焉，或輒然怒，寤以啼焉，謂之夢笑夢啼。徐而叩之，實未嘗寤也。夫赤子無感，何喜何怒？而夢有所成，則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五音篇海曰：適然，笑貌；寤，呼切。臥驚貌。小兒夢啼也。制也。人之所以能然，能視，能聽，能分，黑白，察醜美，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也。神者，生之之充而神爲之使也。程子曰：心所感通只是理也。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聖人之心，不異赤子。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託神靈府，含陰吐陽，非無夢也。無妄夢以亂智爾。淮南子曰：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萬物和同。孔穎達禮弓注曰：聖人五情同乎人，焉得無夢？荀子曰：心靜，楊朱乃謂五帝之事，若覺若夢，其不臥則夢，故心未嘗動也。然而有所謂靜者，不以夢亂智，故謂之靜。楊朱謂五帝之事，若覺若夢，其不免歧路之悲乎？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

六夢篇第七

六夢神所交。八覺形所接。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覺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夢

象而後可斷其吉凶此周禮十輝之逸旨也漢書曰五星之衡其來命矣可以占國則可以占事則可以占人

古法篇第八

古法亡而夢不可占已帝王有帝王之夢聖賢有聖賢之夢與臺斯僕有與臺斯僕之夢窮通虧益各緣其人凶人有吉夢雖吉亦凶吉不可幸也如遺嬰夢吉人有凶夢雖凶亦吉凶猶可避也如舊夢是故夢有五不占占有五不驗神魂未定而夢者不占輔廣曰詳占夢之意先王致謹於天人之際可為密矣有微兆之可驗者亦須迂回隱約必待既驗而後可知古法若存未必能盡占也及從公伐鄭夢涉酒食魂精蘊曰其夢也邪靈有邪想寤知凶阨者不占並如擊伯寤知凶阨而懼不敢占也及從公伐鄭夢涉酒食魂也其夢也余恐死故不敢占今過三年乘繁而從余寐中撼病而夢未終者不占據有本原能使夢也終無傷也占之是暮擊伯卒杜預注云傳戒數占夢寐中撼病而夢未終者不占據有本原能使夢也終不夢有終始而覺佚其半者不占或忘其終非全夢也始占夢之人昧厥本原者不驗原則天地人通乎本也術業不專者不驗專習乃驗精誠未至者不驗神誠不通乎鬼創遠為近小者不驗辨凶阨之志也隆之喜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道之亂也愚出於小人強知依違兩端者不驗如繡綽占祿山莊夢之患吉陷在賊中祿山夢衣袖長至膝綽曰臣昔占夢必知其治祿山又夢殿中窗欄倒立繡綽曰安祿山莊夢之患吉山敗玄宗自蜀歸諒問繡綽繡綽曰臣昔占夢必知其治祿山又夢殿中窗欄倒立繡綽曰安祿山莊夢之患吉得也玄宗笑而教之故必有大覺而後能占乎大夢莊子曰方其夢也何以其知之對曰衣袖長故從新繡綽不竊然知之固哉不然則覺亦夢也顧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居喪不哀以善喪蓋夢之也夫夢之為物不可見者妄中央之國其民一寐一覺以覺之所為者實夢之國其民多眠五旬一覺其民常覺而不眠周之